

心窗羽

鸳鸯，从一而终的爱情之鸟

□达少华

鸳鸯,是人们熟知的也很喜爱的一种漂亮的水鸟。据说这是一种对爱情专一,忠贞不二的野生鸟类。自古至今,留下了很多美丽的传说。汉乐府《古诗为焦仲卿妻所作》:“中有双飞鸟,自名为鸳鸯”。

《搜神记》记载:南北朝时,宋大夫韩冯夫妇被宋康王迫害致死,两人相距不远的坟头上长出两棵互相缠绕的文梓树,树上又有一对朝夕交颈悲鸣的鸳鸯鸟,人们说这是韩冯夫妇的化身,在延续着人世间的至爱感情。

鸳鸯在分类上属雁行目鸭科,古称匹鸟,雄鸟为鸳,雌鸟为鸯。外国人给取了一个“官鸭”的俗名。据贾涛根先生观察,鸳鸯在南通系冬候鸟,为体型中等的鸟类,体长40~50厘米,体重约500克。雄鸟羽色华丽,五彩斑斓,头上有美丽的冠羽。两翅上有一对呈扇形的栗黄色的饰羽,直立如帆,称为帆羽、剑羽或思羽。雌鸟比雄鸟小,翼上没有帆羽,也没有华丽的羽饰和头饰,而是灰头、褐背、腹部纯白。

古代歌咏鸳鸯的诗词很多,《诗经·小雅》:“鸳鸯于飞,毕之罗之”。不少的鸳鸯诗以“鸳鸯”为题。如唐代崔珣的《鸳鸯·和友人鸳鸯之什其一》:“翠鬣红毛舞夕晖,水禽情似此禽稀。暂分烟岛犹回首,只渡寒塘亦并飞。映雾尽迷珠殿瓦,逐梭齐上玉人机。采莲无限兰桡女,笑指中流羡尔归。”崔珣因善写鸳鸯诗而被时人称为崔鸳鸯。唐吴融的《鸳鸯》诗云:“翠翘红颈覆金衣,滩上双双去又归。长短死生无两处,可怜黄鹄爱分飞。”杜甫《朝雨》诗:“为报鸳行旧,鸂鶒在一枝。”鸂鶒是一种小鸟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云:“鸳鸯瓦冷霜华重,翡翠衾寒谁与共。”古人把屋瓦的一俯一仰组合称为鸳鸯瓦。骆宾王《三军中行路难》:“雁门迢递尺书稀,鸳被相思双带缓。”卢照邻的《长安古意》更为经典:“得成比目何辞死,愿作鸳鸯不羡仙。”宋周邦彦词云:“何人念我无聊,梦魂凝想鸳侣”。元朝萨都刺《燕姬曲》中也有“绣衾不暖锦鸳梦,紫帘垂雾天沉沉”的诗句。著名的杭州南湖也被称为鸳鸯湖,湖中多鸳鸯鸟。

关于鸳鸯生死相依的故事,旧方志上有所记载。如《淮安府志》里就有这样的例子:明代成化年间,盐城有位渔翁,在湖上捕得一只雄鸳鸯,立即宰杀烹调。雌鸳鸯一直绕船悲鸣,不肯离去。当渔翁打开锅盖时,雌鸳鸯一箭如矢,直扑沸汤之中,自绝而亡!

清代《光绪通州直隶州志·物产》中记有鸳鸯。

新编《南通市志·生物资源》中记有鸳鸯。鸳鸯是候鸟,通常在长江中下游,包括南通地区越冬。夏季在我国东北部的乌苏里江、黑龙江和长白山以及内蒙古地区繁殖。鸳鸯交配产卵以后由雌鸟孵卵,30天小鸟孵出,两天左右即能行走,并且还能跟着亲鸟在水面上漫游,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天生的本领,生物学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早成鸟。

鸳鸯爱情专一的程度到底如何呢?鸟类工作者对此进行了实验观察。我国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人员发现,雌雄鸳鸯在交配期间确实情深意切,形影不离。交配完成后,雄鸳鸯便忘乎所以,再不露面,哺育幼雏的任务均由雌鸟担当!科研人员将成对的鸳鸯捕去其中的一只,另一只不久就别寻新欢了。反复试验多次,结果都是一样!说明鸳鸯鸟并非像传说中的那样对爱情忠贞不二。

为什么古代会流传那么多的传说呢?其一,古代的科技手段缺乏,上述的实验方法并不复杂,但古人是难以做到的。其二,古人的观察大多是单一的,不全面的。前程看得多,后面的情况看不到,得出的结论不全面。其三,文人的诗文渲染形成了思维定式,世代相传,导致了有些片面的结论。其四,美好的结论与人们善良的愿望一致,人们很容易接受并传承。

即便如此,人们还是非常喜爱鸳鸯!将其作为象征爱情的吉祥鸟。并且生发出了一些与鸳鸯鸟有关的瑞丽的词语,如鸳鸯被、鸳鸯枕、鸳鸯树、鸳鸯草、鸳鸯菊、鸳鸯履。还有家喻户晓的“鸳鸯戏水图”和“意似鸳鸯飞比翼,情如鸾凤宿同林”的对联。

鸳鸯鸟在南通地区是冬候鸟,贾涛根先生在《百鸟千姿》中记载,鸳鸯在“南黄海滩有成群栖息越冬,近年冬天在濠河、通吕运河亦发现小群栖息和过境。”

鸳鸯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



夏天的树

沙茶

怀念绿珠五宝杜鹃花

□周思璋

“蜀国曾闻子规鸟,宣城还见杜鹃花。一叫一回肠一断,三春三月忆三巴。”这是诗仙李太白的《宣城见杜鹃花》七绝一首,久已脍炙人口。杜鹃花是常绿灌木,原产于江南山地,每届春末夏初,弥山遍野一片红璨,故又名“映山红”。多年来经过人工培植,品种纷繁,有纯白、大红、银红、紫色等,还有红白相间复瓣的,中心翠绿,花期稍迟,能玩赏一个月,名“绿珠五宝”,是罕见的名贵品种。

近代如皋学者、诗人沙元炳有《绿珠杜鹃花》一首,载于《志颐堂诗文集》。诗中有:“枝头蜀魄(相传杜鹃花是蜀王魂魄所化)啼春风,宝珠色相花花同。璘璘(玉光缤纷)璀璨杂五色,非云非雾非雄虹。岂是琅玕树(珠树),抑亦珊瑚丛。火齐(宝石名)煊煊(音‘跃’,又读‘烁’)光四射,木难(宝珠名)瑟瑟嵌山中。螺子黛(青黑色矿物颜料)浮玛瑙碗,鹦哥绿注琉璃盅。”“岂知乃是古时帝王魄,自沙万劫留残踪。天旋地塌复致此,对花再拜泪洌洌(音‘龙

东’,暴雨)。区区草木管兴废,彼苍反复无终穷。君不见拙政园里宝珠山茶花,百年悲倒梅村翁。”此诗作于民国元年(1912),诗人既赞赏“璘璘璀璨”的名花,又怀念“禅让”退位的前朝君王。所以项子清先生说沙先生“素怀所寄则在遗山。”“遗山”是金末的元好问;“梅村”是明末的吴伟业。这两位都是历史上著名的遗民诗人。

如皋冒广生先生《龙游河棹歌·九六》:“长年瓦瓮贮天泉,留灌金松与杜鹃。叶叶枝枝都位置,相当相对绮窗前。”作者自注:“皋人家家养花,金松、杜鹃非灌以天泉则萎。遇苦旱,宁忍渴,留天泉以灌之。每岁晚,施以剪扎,助其姿势。故金松贵者一对值四五百金,杜鹃值一二百金。”“天泉”即雨水。如皋近海,井水、河水皆略咸,故灌花、泡茶皆需用雨水。城市人家养花皆买通州军山之土。

此诗作于民国二十年(1931)之前,“百金”即银币百元。当时银圆五枚可买秬米一老石(读“担”。一老石秬米约合100公斤。诗中所说杜鹃花是最贵的绿珠五宝)。我的

牛奶爷爷

□汤凯燕

从前还没菜鸟驿站时,快递员打电话,他们说:“就放到楼下小卖部,对,就是有卫岗牛奶招牌的那里。”负责的快递员比较犹豫,“他们知道你们吗?”“知道,知道,你告诉他名字就可以了。”

这是一间向北开门的车库,大约20个平方,隔成两间,外间是柜台,里间是生活区,有一张四方桌,一个躺椅。柜台货架上物品不多,油盐酱醋、烟、矿泉水、电池等。它主要功能是订牛奶。

每天大早,晨光里,那位老人站在门口,带着可亲的笑容,等着人们取牛奶。来来去去邻居都认识他,一个个点头打招呼。但我从不知他名字,甚至连姓都不知,只在背后唤他“牛奶爷爷”。

疫情期间牛奶店一直开门,老两口也不戴口罩,我有些不放心,问可不可以暂停。牛奶爷爷说:“没几天了,下个月我就

宫廷下午茶

□陆小鹿

之前,我在《北平的饽饽》一文里写过几款老北京点心:姜汁排叉、糖火烧、咯吱盒、牛舌饼、山楂锅盔……老北京人管点心叫“饽饽”,卖点心的店铺就叫“饽饽铺”。一吃北京饽饽,北京就成了北平。当时,北京同学告诉我,北京有一家专营宫廷糕点的饽饽铺,致力恢复老北京失传的点心,当即在心里埋下愿望:我要去北京吃个京味下午茶。

去年冬天,终于圆梦北京。从高铁下来,我就直奔那里。黑色的牌匾金色的招牌,六扇朱红色雕花花纹的门,极富宫廷气质,让人一见就想对着它拍几张照片留念。店铺门外挂着两串木制幌子,幌子上画着饽饽,代表这是家饽饽铺。店内布置也模拟了当年宫廷皇室的装饰。红木方桌,帝王色丝绸包着坐垫,桌上摆着捧盒,桌后的边柜上,正中央放着一架挂钟,左右各有三个花瓶,依次为鸡毛掸子瓶、挂帽瓶和茶叶瓶。天花板上

挂着一盏母子灯,又叫六角云盒。

吃宫廷下午茶,氛围很重要。店内有一张富丽堂皇的罗汉床,形似龙榻,我如愿以偿体会一番躺在龙榻上吃下午茶的皇室范儿。茶点单上的饽饽,数量之多超出我的想象,挑挑选选,最后点了三清茶、孙尼额芬白糕、马奶子糖沾和七星点子饼。

吃饽饽,须有好茶来佐味。乾隆皇帝最爱三清茶,当年雅兴高涨时还用雪水煮过三清茶。这款茶以西湖龙井为主料,加入了梅花、松子和佛手三样清品,清清爽爽,有意境又养生。

孙尼额芬白糕的表面用红色山楂和绿色青梅点缀了一朵小花,甚是悦目。这是满族的一种传统奶糕,“孙尼额芬”在满语里的意思就是奶糕。

这家店传承满汉饽饽,但我分不清楚两种饽饽的区别,只能参考点心单上的注解。意外发现马奶子糖沾竟是“萨其马”的别称,

忘年师友项炽庭先生曾在信中谈过,他说他岳祖父吴达甫先生(原籍安徽婺源)清末来如皋,在西门外南河边开木行。晚年因嗣子青年病故,后继无人,故木行歇业,将堆杉木的场子改作花园,每年售花收入不亚于开木行。

我幼时家中住室不大但天井宽敞,先母家务之暇在院内培植各种花卉。杜鹃品种最多,复瓣的有鲜红的“丙子”、洁白的“蝴蝶芒”和红白相杂的“绿珠五宝”。她和先父黎明即起整理花木,如浇水、施肥、除草、除虫、分根等,夏季用芦帘遮阳,霜降前即将杜鹃和春兰搬至朝南室内。

民国二十七年春,日寇入侵苏北,从此兵荒马乱,米珠薪桂。我父我母为一家衣食而操劳,哪有闲情逸致来料理花木。有的卖给花贩,换来柴米油盐,有的因护理不周而枯萎。及至二十年前移居楼房,仅存的几盆五宝杜鹃和春兰也先后萎没了。每当东风解冻,见到城河两岸和住宅前后绿树森森中,玉兰、杜鹃嫣红姹紫,次第开放,不禁怀念璘璘璀璨的名花和爱花、护花的老人。

我家牛奶通常下午两点由阿姨取,牛奶爷爷准点等着。有几回牛奶店关门,牛奶爷爷,这个70多岁的老人,哼哧哼哧爬上六楼,亲自送来,一边抱歉说自己有事回来晚了。阿姨周日休息,牛奶爷爷便会在周六提醒我们:“明天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拿?要不要我送上来?”

自从我偶尔提及喜欢酒酿,很多个早晨,迷迷糊糊被叫醒,门口,老人捧着碗,一脸殷勤,“又做了点酒酿,你尝尝。”我们是糊涂的,吃了酒酿记不得还碗,老头子等了几日,欲言又止,很不好意思地问我们要碗。

今天我回家,经过小店,门开着,门口无人。“卫岗牛奶”的招牌已经被风吹雨淋褪了色。牛奶爷爷是再也不会出现了,想到这个,有些心酸。明明他的形象还是那么清晰,但他却变成了一个抽象符号。

牛奶爷爷悄悄走了,未惊动任何人。我所能做的,就是用几行字纪念他。

萨其马亦属满洲点心。唐鲁孙说过,满洲点心的特色是不用猪油、牛油,而用奶油,故而马奶子糖沾奶味也足。

老板告诉我,京城饽饽实有几百款,他们目前只恢复了其中几十款。由于工艺太繁复,有些点心做的时候要把一块面揉上千次,费时费力,所以失传了。好在,他们还在努力恢复,比如如今恢复成功了七星点子饼。这款点心饼面戳了7个小洞,故名为“七星点子饼”,也是满族饽饽的典型代表。

一边品尝饽饽,一边和老板聊天,我在店内消磨了一个小时,虽行程未免匆匆,不过收获很大,既见识了京城饽饽铺的模样,又品尝了几款新的北平饽饽,距离“我想吃遍京城饽饽”的愿望又近了一步。

唯愿店家能再多恢复点失传的点心,等疫情过去,我想再去北京,企盼下一次与北平饽饽的舌尖之吻。

玉兰一瓣

万家灯火

走马天下